

野叟曝言

· 理想藏书系列 ·

（清）夏敬渠 著



貳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野史曝言



野叟曝言

(清)夏敬渠 著

第二卷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卷 目录

下字卷之六

- 第三十九回 赚花笺双词写怨 调酒令四美弄情 (231)
- 第四十回 贤母岂忘情发皆中节 淑媛能悟道色总根心 (237)

无字卷之七

- 第四十一回 任小姐单填绝命词 水夫人双种连城玉 (241)
- 第四十二回 田氏改装双珠入掌 洪文落职千里传书 (247)
- 第四十三回 侠客赠龙泉群凶授首 奄人折虎翼一性归空 (253)
- 第四十四回 仿八阵图黄昏遁甲 破两门法白昼鏖兵 (258)
- 第四十五回 虎口行奸贖虎恶于真虎 僧寮放火生僧烧作熟僧 (263)
- 第四十六回 古庙逢凶蜂螫屠龙之手 盘山遇侠狮降猛虎之威 (268)
- 第四十七回 假谈星命里寻奴 真卖卜诗中遇友 (273)
- 第四十八回 真才子压倒假名公 假新娘赚杀真娇客 (279)

双字卷之八

- 第四十九回 相中缘文素臣再朝天子 情中景谢红豆二谒金门 (285)
- 第五十回 照妖镜团圉玉镜台 割股心邂逅冰心女 (290)
- 第五十一回 未容儿真心尽孝 黄铁娘假口全贞 (295)
- 第五十二回 阻活佛升天破地藏观音出世 剃海龙入水掷铁锚金玃倾心 (300)
- 第五十三回 污泥透出白莲花千秋表节 杀阵种将连理树一捆成功 (306)
- 第五十四回 首妾入东宫口中得喜 西江寻老母耳内成惊 (311)
- 第五十五回 空流泪素臣肠断花笺 真上痰任信心迷黑狱 (314)
- 第五十六回 大话招殃丑生员扮出跪池陈慥 老羞成怒风太监学做刺股苏秦 (320)



正字卷之九

- 第五十七回 全局忽翻狠鞭箠苦了一条光棍 现钟不撞空花独难为两个新娘 …… (325)
- 第五十八回 为好成空三处衾裯皆冷落 从天而降一门妻妾小团圆 …… (331)
- 第五十九回 辟庄老文素臣深谈性命 戒晏安水夫人独凛冰渊 …… (334)
- 第六十回 三女明婚鸾谐凤合 一人暗卜夫贵妻荣 …… (339)
- 第六十一回 六口曲团圞有兆 二木林点逗无心 …… (346)
- 第六十二回 主辟老黄石点头 婢辟佛蓝田击节 …… (351)
- 第六十三回 老虎欺心献毛鳖 小儿饶舌得银蛇 …… (357)
- 第六十四回 浴日山设卦攘风 不贪泉藏银赈粥 …… (363)

士字卷之十

- 第六十五回 诛夜叉六熊戴德 救作忠六义同仇 …… (369)
- 第六十六回 神算定假倭功归把总 正气除邪会名托城隍 …… (375)
- 第六十七回 碎石台冤魂出世 看雪屏伟物招殃 …… (381)
- 第六十八回 十六妾奉先生乌龟脸面 三百鞭垂贞妇强盗心肝 …… (387)
- 第六十九回 男道学遍看花蕊 女状元独占鳌头 …… (393)
- 第七十回 白昼压妖狐忽呈玉面 深宵论活宝尽洗尘心 …… (399)
- 第七十一回 看壁词痴人入化 谈天性侠女惊心 …… (404)
- 第七十二回 以血验气大阐阴阳之化 因熊及虎广推禽兽之恩 …… (411)

熔字卷十一

- 第七十三回 论一气云开日朗 呈百戏石破天惊 …… (417)
- 第七十四回 所求乎朋友相看俨然 重之以婚姻一言既出 …… (423)
- 第七十五回 盘锦囊忽见庐山面目 定乐府拓开平日心胸 …… (429)
- 第七十六回 醉中合卺潦草婚姻 梦里断绳逼真缘法 …… (436)
- 第七十七回 有肉无骨剖明千古奇冤 移妾作女解脱寸心坚结 …… (440)
- 第七十八回 主帝帝祖代崩暗尊昭烈 前比尹后比旦明颂武侯 …… (446)
- 第七十九回 为驱邪众女袒胸求赤字 因报德孤舟渡海觅红须 …… (453)

下字卷之六

第三十九回 赚花笺双词写怨
调酒令四美弄情

素娥见阮氏等神情，早知其意，忙答道：“县里有两位小姐，与愚姊妹情意相投，常时有人来往的；大娘娘但请放心！”鸾吹发放小童出去。水夫人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但二小姐与侄女既为姊妹，则称谓自应一体；即与小儿业有约言，然未行礼过门，不便遽改称谓，还当待我以伯母之礼，与小媳辈姑嫂相称为是！”素娥含羞不语。鸾吹道：“侄女还有一言，正要禀明：侄女受二兄救命之恩，原以亲兄相待，即不应有伯母之称；今欲拜伯母为母，伏乞辱收膝下！”因命丫鬟重复铺毡。水夫人道：“今人动辄拜认干娘义母，是我生平所最恶之事；大小姐发于感恩之念，固不可与此辈同日而语，然究有嫌疑。老身有一两全之法：二位视我如母，我视二位如女，以尽二位之心；时俗母之称女，原有小姐之称，老身也是这等称呼，只不提起侄女二字便了。”鸾吹道：“侄女自幼失母，常怀刻木之思；今见伯母如见母，即以母视伯母，正不忘母之意！儿意已决，总求慨许，就此拜认了！”因拜了八拜起来，亲切切的叫着母亲。水夫人感其肫恳，只得受了。因吩咐紫函等，俱叩见鸾吹、素娥，改称大小姐、二小姐矣。水夫人道：“方才因谈论称谓，隔断了话头；二小姐说县中小姐常时往来，是何缘故？”鸾吹屏去婢从，目视紫函等，欲言仍止。水夫人请入房中，不叫丫鬟进去。阮氏便告便，自到田氏房中问病。单剩他姊妹二人在里间屋内，接膝而谈。

鸾吹把湘灵小姐才貌，及任公欲许字素臣，因遍访无踪，小姐忧疑成病一段情节，细细述知：“复因任夫人七夕来拜，女儿合妹子同会答拜，又与他两位小姐结为姊妹，自此往来亲密也。”水夫人道：“虎女岂配犬子？况可辱以小星，此事断不可行！”鸾吹不觉垂下泪来道：“娥皇、女英，帝之二女，且同降于农夫；晋重耳以失国亡人，而齐、秦大国，俱以女为其妾媵；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母亲何独拘于世俗之见？况任小姐因褻体于二哥之前，立誓终身不字；任公夫妇为此曲全之计，真个费尽苦心！”若母亲执意不从，则任小姐必无生理，岂不可怜？”说罢泪涔涔下。素娥鼻中一阵酸楚，也不禁泪落如珠。水夫人凄然道：“任小姐千金身价，才貌俱全，何以甘为妾媵，且致死生以之？大小姐之言，得毋已甚？”鸾吹道：“任小姐以守礼之心，酬报德之私，遂怜才之念，真属得之则生，不得则死；前因寻访二哥不出，忧郁成疾。任夫人着急，亲至女儿家中，再三访问，知白又李系二哥改名，任小姐始有起色。连夜差人进京，托洪长卿为媒，求缔此姻。近日才知二哥被召，

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病势渐渐轻可。若母亲不允，二哥自不敢从，任小姐固无生理，任公夫妇爱女如命，这垂暮之年，也就不可保了！”说到那里，鸾吹、素娥俱像死了亲人一般，泪如雨下，几乎哭出声来。水夫人不知不觉，落了几点眼泪，太息道：“据大小姐说来，煞也可怜！但玉佳此番喜信，即是祸根，已累二小姐空挂虚名，将来不知如何结局？今又拖泥带水，累及任家小姐，愈增老身悲痛耳！”鸾吹道：“吉人天相，二哥将来必为朝廷柱石，禄位寿考，享福无穷，母亲不必过虑！任家小姐得母亲心许，实为万幸；儿若通信与彼，包管他病体霍然！”水夫人道：“这个且慢，我因避祸而来，当十分慎密。俗语道的好：‘是个八口衙门，如何瞒得住众人耳目？掩得住众人人口嘴？’他病既渐轻，且待有玉佳信息再处。”鸾吹、素娥俱道：“仅依慈命！”外面饭已摆好，便随着水夫人出来。阮氏道：“好教婆婆欢喜，亏二姑娘一剂神药，婢婢服下，肚中即时住痛，精神面色都着实好了。”水夫人喜极，复谢素娥。于是婆媳母女，欢然用饭。

到得晚来，鸾吹备下三席盛席，后面古心夫妻父子共席；中间水夫人一席，鸾吹陪坐；西间田氏一席，素娥进去奉陪。田氏坐在床上，与素娥攀话叙情，殷勤致谢。素娥把田氏细看。但见：

骨瘦神凝，容庄貌肃。笑言不苟，曹大家之女宗；丰度天然，王夫人之林下。皎若冰壶在抱，玉是连城；朗然明月入怀，珠还照乘。钟家礼，郝家法，环佩雍容；孟氏案，桓氏车，瑟琴静好。带围宽处，岂因腹贮五车；鹤翅开时，定有驹行千里。

素娥暗忖：我相公貌若无人，非得如此端凝骨格，简贵丰裁，如何配得上来？自顾娉婷，终是小家碧玉，抱衾与稠，宁得致怨于命之不犹耶？此时素娥敬重田氏，百倍小心；田氏怜感素娥，十分加意；竟如久旱逢霖，他乡遇故，早结下闺中师友，分拆不开了。席散后，素娥出去，与鸾吹陪着水夫人秉烛夜谈，直至二鼓，伏侍水夫人安睡，方出就寝。明日，家中人来说：“县中又着丫鬟，要亲见小姐说话。”鸾吹因是节日，须回家作殓，便去拜别水夫人及阮氏、田氏。吩咐申寿备席，晚间为水夫人合家欢宴，庆赏中秋，自与素娥告罪回家。见是湘灵贴身的丫鬟，名叫晴霞，致任夫人及两位小姐之命，来送中秋节礼；因问湘灵病可痊愈。晴霞道：“病是好些，那能痊愈？夫人为此要请两位小姐过去，叙谈半日，以解大小姐病中寂寞。”鸾吹道：“我与二小姐挂记你家小姐，原要来看他，一来因是节日，二来家中有事，不得工夫；过几日来看便了。”当留晴霞茶点，赏发过去。忙差未能备礼答送。回来办祭，在未公灵前作殓，就与洪儒说如水夫人到庄之事；再三嘱咐道：“这姓孙的父亲在日，与父亲同年相好，受过他恩惠，因事来投，暂留在庄；你切不可泄漏风声！”洪儒道：“姐姐说甚话来！做兄弟的蒙姐姐尽心教训，感激不过，想起从前之事，懊悔嫌迟，还敢再做出来吗？”鸾吹、素娥见他真心要好，俱各欢喜。

过了几日，任公又差人来请，因要赶做几件衣裙，补拜水夫人生日，并料理米粮日用，不得闲空，回了来了。以后又请了几遍，直到九月初二这一日，诸事已毕，一心挂念湘灵，方得进县，与任夫人及素文见过，同至湘灵房中。见湘灵小姐，包着莲帕，坐在床上，虽是消瘦，越觉娉婷，如捧心西子一般，好不可爱！鸾



吹、素娥并坐床沿，与湘灵执手殷勤，共谈阔悵。任夫人问素娥：“前日大小姐差人到吴江去，想已回来，文先生曾否回家？文太夫人起居安否？乞道其详。”鸾吹敛衽答道：“文兄尚未回家；文伯母合家远避，竟不知所往。”任夫人失惊道：“文先生现奉恩旨，怎反合家远避？鸾吹道：“传说是学院做对，文伯母远避潜踪。”任夫人道：“我已差人进京，已经月余，杳无音信；想小姐处或有好音，岂知又是这样！”因目视湘灵，见其愀然欲泪，就住了口，默然不语。鸾吹道：“吉人天相，好事多磨，如今文兄是奉旨徵召之人，引见就有职业，不比从前浪迹萍踪，东西无定了！鱼沉雁杳，必系洪长卿留住那边，待文兄进京，面订此姻耳。伯母但请放心！”任夫人道：“大小姐之言，真如明镜，令我积疑顿解；我儿，你可放下愁肠，与两位姐姐欢叙片时，我且去来。”夫人别去。湘灵小姐道：“妹子心事，与二姐姐一般；但二姐已有成言，只须守株待兔；妹子全无巴鼻，何如海底捞针；空自望梅，终成画饼，是所忧耳！”说罢，潸然泪下。鸾吹把帕子替他拭泪，一面劝道：“贤妹不必悲伤，洪长卿与文兄至交，他若执柯，断无不从之事！况文兄为人，固知守礼，亦最多情，重义怜才，有如饥渴。前日见贤妹佳篇，伯母说的那一种惊喜怜惜之状，岂有漠然之理？况以生平第一知心之友，为作蹇修，月下赤绳，一系即定，宁劳反手耶？莫说长卿，即愚姊进言，文兄亦必俯纳，这段姻缘，包在愚姊妹两人身上，断无不成便了！文兄才品，妹所深知，他日花间分咏，月下联吟，鼓瑟鼓琴，如鱼如水，固属美满姻缘；只我这妹子与刘璇姑。兼及璇姑。那一般我见犹怜的姿态，那一种温存缱绻的情肠，与作闺中之友，也是难逢难遇；这等锦片前程，真足令见者魂销，闻者耳热！正该抖擞精神，把身子好起来，以慰父母之心，以享闺房之福，怎还作此无益之悲呢？”

湘灵听了这一席话，如拨云雾而见青天，几月来塞在心口一堆垒块，忽然落下；拭干泪痕，深深致谢，便要整衣下床。素娥忙止住道：“贤妹久病神伤，未可遽劳；我们相好，胜似同胞，岂犹拘礼数耶？”湘灵也觉勉强不来，就便说了一声：“遵命！”素文道：“二奶奶从前也是清减，如今是容光飞舞，满面忧滞之色都退尽了；大姐姐也觉面带喜色。前日晴霞回来，说两位姐姐家中有事，莫非东方姐夫那边有甚喜事吗？”鸾吹羞得脸泛桃花。素娥道：“姐夫下场回来，说文章做得锦绣一般，敢是今科高中！”素文道：“这是大姐姐了；怎二姐姐面上分外光彩？”鸾吹道：“文兄豹变，期不远矣；舍妹采色，或是先机？大妹方才尚有滞色，这会就明润了许多，恐亦非无因也！”湘灵、素娥俱垂颈发赤。素文道：“闲话休提，妹子有两首俚句，欲求斧政。”因在书架上，抽出一本诗来，递与鸾吹。鸾吹接来一看，见上面写着《倚秋吟》三字，道：“是近作了，怎有这许多？人患才少，君患才多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揭看。却被湘灵劈手夺去，一眼瞅着素文道：“我只认真是你的诗，要求教两位姐姐，怎呈起我的丑来？”素文笑道：“妹子所作，也算得诗，可入作家之目么？姐姐既是不肯替我遮丑，如今没奈何，真要呈丑了！”因向架上，又取出几幅花笺来。鸾吹道：“且看了二妹的诗，再看大妹的。”素文把嘴一呶道：“这边亮些。”鸾吹、素娥俱起身，向窗间并肩看时，湘灵又已看见，着急道：“二妹真是痴了！怎又把我的诗词来献丑？快些还我，姐姐，这是看不得的！”鸾吹道：“文章，天下之公



器；不论大妹、二妹，俱要请教的。”因揭起一纸看时，却是一首古风，上写着：

蛾眉不自惜，往往薄男儿；揽古发长喟，悠然动远思。老庄搜查冥，申韩穷峻域；管子天下才，女閭毒以滋。扬雄既失节，相如还入货；徒传子虚赋，空草太玄辞。生徒环绛帐，侯门屈经师；贤良推上相，帝幄无冠仪。摩诘郁轮袍，韩偓香奁诗；宛转娇娆口，狼藉同优俳。柳州附叔文，八关争妍媸；眉山媚释氏，二程分渥淄。文人类无检，谁作中流砥？忽惊天上人，风流今在兹！包罗诸子长，百行无一亏；坐怀鲁柳下，辟佛韩退之。文章推李杜，气谊笃陈雷；廓落千秋间，超迈绝等夷。悠然动远思，长喟心自悲；男儿诎可薄，顾影惜蛾眉！

鸾吹、素娥赞不绝口，鸾吹道：“非文兄不能当此诗，非此诗不足表文兄；识规格古，气厚情长，须眉读之，拈舌不下耳，真足为蛾眉生色，更何可惜乎？”湘灵低垂粉颈，谦让未遑。

鸾吹又揭起一首绝句，素娥朗诵道：

深院金铃护碧纱，东风吹不到名花。

漫怜寂寞春无色，长伴椿萱度岁华。

鸾吹太息道：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，千秋才女，当奉此为箴铭矣！可敬，可感！”看到下面是两首词：一首《秋花》，调寄《鬓云松》：

露华寒，苔影皱，无力严妆，却共西风瘦。冷烟疏雨黄昏，又不待红飞，总是伤心候！傍桐轩，依竹牖，便得人怜，已落他人后。惟有月明情似旧，清影寒光，寂寞成佳偶。

一首《对镜》，调寄《剔银灯》：

雨咽虫声欲断，独自剔银灯长叹。夜漏凄清，纸窗寂静，靠个影儿相伴；沉沉庭院，怎不敢梦魂都颤！一缕旧愁如线，闲看无端新怨。才到心头，便来眉上，簇得黛痕成片。此情谁遣，只有个菱花常见！

鸾吹、素娥二人看第一首时，已含着两眶眼泪；到看完第二首，不禁垂下泪来。鸾吹道：“读妹两词，落予双泪，如听猿啼夜月，雁叫寒霜，恐河满一声，阳关三叠，无此酸楚也！忧能令人老，还望贤妹消遣则个！”湘灵凄其欲绝。素娥将罗帕拭干两眼，复去替湘灵拭泪道：“妹子何自苦乃尔，你这一捻纤腰，怎当得闲愁万种！自今以后，勿复作伤心语也！”素文懊悔道：“妹子本与姐姐作耍，要博二位一笑；不料反增伤感！如今不要看诗了，待妹子取琴来，请二位姐姐各操一曲，以解闷怀；却不许弹那孤鸿别鹄，一切悲怨之调！”鸾吹道：“自先严见背，久不挥弦，指法生疏，岂能成调？”

正在推辞，外边已送席进来，致夫人之意，失陪得罪，就摆席在床前。鸾吹、素娥东西正坐，湘灵、素文南北横陪，湘灵面前设个空杯。鸾吹道：“大妹这病，不比风火之症，三两杯酒儿，还可饮得。”湘灵辞以胃中不和，恐起恶心。素娥道：“少饮和胃，有益无损，包管吃一杯下去，便觉神旺。”素文取过骰盆，斟一杯酒，送与鸾吹道：“姐姐行起令来，酒令严于军令，便辞不得了！”鸾吹道：“这个有理，但我在服中，不用骰子，猜一字谜罢；我们俱是半杯，大妹只消一二分见意。”因讨一张花笺，写出几句，递于湘灵，要顺将下去，猜着的，即用纸密书藏好，一杯不吃；

猜不着,要吃三杯;不写藏掌者,也是三杯;令毕开看,不许泄漏。湘灵接看,见是长短句儿,上写着:

个人儿撇下十年一剑,泪洒窗棂,离合处,巫山忽见。深掩案头书,错认姮娥面。忆真娘,无足难行,光阴荏苒,草经霖愁,到秋时变。累夕长吁,整青衫,常觉心儿恋。

湘灵看到一半,微微含笑,看到结句,嫩脸微红道:“我说是甚字谜?大姐姐怎生作耍人也!”说罢,便要揉挪花笺。鸾吹一手夺去,递与素文,叫晴霞快斟三杯酒来,湘灵不饮,鸾吹道:“不写藏掌内,便是三杯,还可揉碎乎?论理,该罚十杯才是。”湘灵只得慢慢饮去。素文看了几遍,才瞅鸾吹一眼,将纸写出,叠在掌中,转递素娥。素娥看了两遍,微笑一笑,也将纸写出,与素文同送鸾吹。鸾吹看时,都写着‘任湘灵小姐直恁多情’九个字儿。笑向湘灵道:“愚姐可算得一个知心么?”湘灵道:“大姐姐不是好人,妹子中你计也!但那深掩案头书一句,毕竟不妥,所掩者不止案头矣;该敬一杯!”鸾吹道:“我原加一个深字,妹子吹毛求疵,大有挟嫌之意;该敬一杯!”

素娥、素文调停,各饮了一杯。湘灵复送令与素娥说:“二姐姐你是好人,不可更施暗箭!”素娥笑道:“天下是一知己,可以不恨,愚姐何足论心!”因起身向鸾吹告罪,也不用骰子,将盘中月饼,拈一个放在桌上,说一句:“剔团圞明月如圆镜。”举酒饮毕,顺及素文。素文忽然想起,叫晴霞满斟一杯,送与鸾吹。鸾吹不解其故。素文道:“大姐姐,令是顺行,因何先递与妹子?不该奉敬一杯么?”鸾吹笑道:“真是为法自弊!我怕大妹揉碎,不暇致详,故就近递与二妹,情有可原!若必欲见罚,则二妹既受愚姊,又与舍妹,与受同罪,该敬两杯了!”素文道:“大姐是令官,不合诱人犯法,该收回三杯,共敬四杯。”素娥笑道:“这不打成了酒官司么?”素文道:“二姐姐惯打官司,自有官府辨明,怕他怎的?”湘灵瞅了素文一眼,主张鸾吹两杯,素娥、素文各一杯。素娥胀红了脸,必要罚素文三杯吵令酒。也是湘灵主张,减去两杯。各人饮毕,素文指着一碟鲜藕,说是:“因荷而得藕。”鸾吹笑道:“二妹却道不得有幸不须媒,也索请出洪长卿,方得佳藕。”素文羞得要死,不敢还话。鸾吹将牙箸蘸着一碟桂花糖,说道:“向蟾宫折得桂枝香。”一面举杯而饮。却引得湘灵、素文都笑起来,说:“好姐姐自作佳谶,要奉贺三杯,为姐夫预庆!”鸾吹红了双颊,百不肯饮,只得罢了。

临末,轮着湘灵,湘灵先因素文说及官司,怕素娥着恼;后因嘲笑鸾吹,逼劝饮酒,仓卒中不及预备;又怕素娥罚迟,随手拈着一颗西瓜子儿,说道:“恁心中横躺着个仁儿。”鸾吹大笑道:“念念不忘,大妹情见乎辞矣!奉敬三杯,聊解心头之结;不然,便须向慧心中,请出文兄来,代大姊消这酒也!”素娥、素文也不禁赧然而笑。湘灵脸上一朵朵泛出桃花,好生惶恐勉强,要罚鸾吹吵令。鸾吹道:“令外罗唆,方是吵令;就令刻白,如何算得吵令?”各不肯饮而罢。素娥便送盆与湘灵,湘灵谦是主人,仍送鸾吹。鸾吹道:“愚姊们已占过了,何必客套?”湘灵收盆告罪,说道:“妹子也只一句,现在四人列坐四面,只看酒杯所照便了。”因举杯照着鸾吹道:“东方千余骑。”鸾吹觉着,低垂粉颈,却难于议罚。湘灵微笑,干了酒,顺



与素娥。素娥照着素文，说是：“每依南斗望京华。”素文笑道：“二姐之望京华，至于每依南斗，直所谓念念不忘，情见乎辞者矣！”素娥亦觉腴然。素文即照素娥说一句：“青鸟西飞竟未回。”素娥道：“这诗是说司马长卿，二妹休错认作洪长卿。”素文急得要哭，素娥方缩住了口。令至鸾吹，鸾吹举杯照着湘灵，忍笑不住，念一句：“渭北春天树。”念完，把酒饮下去，正到喉中，恰好要笑出来，这酒便往上一泛，几乎呛出口来。湘灵觉着诧异，细把那句诗体味，却想不出。素娥、素文亦俱不解，请问好笑之故。鸾吹带笑向湘灵道：“我这一句，上顾首句首字，下歇末句末字，就是妹子说的，恁心中横躺着那个人儿也。”湘灵然后知道，把“文白”二字，来答他东方之嘲，发起急来，必要罚鸾吹三大杯。素文帮着要罚，说：“投桃报李，虽怪不得大姐姐；然作此隐语，未免过于深刻。大姐姐如不肯饮，须把东方姐夫姓名，也隐着一句诗儿自嘲才罢；不然，就要民变！”鸾吹没法，只得饮了一满杯。

轮着素文行令，素文不肯，鸾吹、素娥先于求令酒。素文道：“妹子禀过，要用骰子行令，姐姐们不遵，就不敢行。”鸾吹笑道：“这是有挟而求了！但只可妹子自掷，愚姐们却去不便。”素文道：“妹子代掷，姐姐报数，何如？”鸾吹只得应允。素文斟杯吃完道：“此非令杯，乃告僭妄之罪。”因捉起骰子，掷出一个两二一么的五夺钱来，将纤指逐颗拈过，急口念道：“一拈是个一，江淹梦授生花笔；两拈是个两，玉芙蓉透仙人掌；三拈又是两，合住蓬莱与方丈；四拈是个五，西望瑶池降王母；五拈又是五，犹似霓裳羽衣舞；六拈又是五，笑指麻姑乞麟脯。”素文念到那里，又把六个骰子，捉着对儿，如纺车般旋转过，一边口里念“一两是个三，山在虚无缥缈间；两两是个四，竭来只共双成戏；两五是个七，玉容花貌肤如雪；五五是个十，六宫粉黛无颜色；五五又是十，飘然遗世而独立。”念完，将盆递与鸾吹，说着一个顺字。鸾吹道：“后生可畏，他想出这等令来，手口心眼，要一时俱到，又要一气呵成，这断不能，是要梗令的了！”素文道：“妹子告禀过，原说不敢，姐姐许了才行的，怎反取笑起妹子来？”素娥道：“不是取笑，实在烦难；最难是这一口气，要多转几口气儿，也还来得。”湘灵道：“我病中气促，妹子你可改作一句一口气罢。”素文道：“这便没酒吃了！姐姐便是这样，大姐、二姐却要一口气儿。”

鸾吹、素娥再三争到两口气念。于是素文代鸾吹掷骰，恰掷出一个顺不同来；素文一面拈转，鸾吹一面念道：“一拈是个一，自是君身有仙骨；两拈是个两，天门日射黄金榜；三拈是个三，日绕龙鳞识圣颜；四拈是个四，金勒马嘶芳草地；五拈是个五，金阙晓钟开万户；六拈是个六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；一两是个三，阳春一曲和皆难；二三又是五，沾衣欲湿杏花雨；三四又是七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；四五是个九，帝锡灵文开二酉；五六是十一，手扪青天弄白日。”鸾吹念完，素文道：“要奉敬七杯，骨字、难字走韵，两杯；一曲一字，二酉二字，添出两个数目，又该两杯；一两是个三，该念一两又是三，三四又是七，该念三四是个七，又两杯；再多换一口气儿，又该一杯；共是七杯酒儿。”鸾吹道：“你雪字也走韵，怎罚得我来？”素文想了一想道：“哦！这便罢了！那别的却没说头，五杯是要敬的了。”鸾吹要素文收回两杯，素文不肯。湘灵道：“妹子陪了两杯罢。你的杜撰句多，怎比得大姐？”素文道：“大姐是有名宿将，妹子是无名小卒，怎好比起？但大姐之句，又是卖弄

姐夫，还该吃贺喜的酒哩！”鸾吹道：“因贤妹是道玉容花貌，遗世独立，故愚姊说一个风流才子、得意看花者以对之；长卿，长卿，不知你意中可有这般佳藕哩？素文发极，必要罚鸾吹七杯，再贺酒三杯，吵令三杯；自己陪两杯。湘灵、素娥俱劈着鸾吹五杯，素文两杯。四人正在调笑，只听得一阵脚步声响，许多丫头仆妇，拥着任夫人直跌进来，四位小姐惊慌无措。急看任夫人时，满面愁容，满眼流泪，满口叹气，满身发抖；四位小姐齐吃惊！正是：

忠臣未做刀头鬼，美女先飞席上魂。

第四十回 贤母岂忘情发皆中节 淑媛能悟道色总根心

鸾吹等急问何事，任夫人大恸道：“京中有人下来，说文先生直言触怒，绑在午门，候旨处斩，是他亲眼见的。”夫人话未说完，鸾吹、素娥已放声大哭；湘灵泪如泉涌，面若死灰；素文也滚出满眼的泪来。鸾吹想起前情，哭晕了去。湘灵一阵心酸，把吃的几杯酒儿，都倒出来，床席之上，淋漓不已。素娥哭得发昏，连那睛霞丫头，也是掩面悲啼，和素文两个，靠着东壁边哭泣。其余丫鬟仆妇，没有一个不短叹于吁。乱了一会，任夫人拭泪道：“你们不是啼哭的事，老爷恐传述不确，已差人到省中打听去了。若是假的，一天之喜；若是真的，当从长计较，该是招魂守节，或访寻着文太夫人，奉侍终身，以慰死者之心。大小姐虽未有成言，然已心许文郎，断无改节之理。二小姐知书达理，自有同心。当商量出一个主意来，不可徒作楚囚之泣。”素娥哭道：“伯母之言，固定是正理，愿大妹为其难者；侄女俟得确信，当招魂设祭，以一死谢责，不复能计及他事矣！”湘灵道：“孩儿也是这个主意。劬劳之德，当报以来生。”夫人道：“一死何难！但事有轻重，道有经权，文郎事母至孝，今因尽忠，不能两全，虽死岂能瞑目？二小姐当思妇代子职，以慰泉壤，不宜草草以一死谢责！至于我女，虽有父母之命，未通媒妁之言；我女意中固已心许文郎，文郎意中实未知有我女，尚讲不到士为知己者死。况父母俱存，罔极未报，尤不当守匹妇碌碌之见，以自蹈不孝之罪也！”素娥痛哭道：“妇代子职，自有田氏大娘，侄女岂敢不僭！不有居者，谁守社稷？不有行者，谁并牧圉？相从地下，侄女之意已决；但空负姐姐一片深情，有恩未报，有德未酬，死有余愧耳！”鸾吹哭道：“妹子说甚话来？文兄此信果确，我亦何忍偷生，当与你同向黄泉，以报知己！但死节易，抚孤难，田氏嫂嫂现怀六甲，倘得生下一男，你当依着伯母所说，与他同事老姑，同抚孤子，才是正理！至若大妹子，则既有父母，又无成言，惟守此贞心，便足千古，死之一事，断断不可提起！”任夫人道：“大小姐之言，真是金玉！二小姐及女儿，俱当立定主意，不可徒死，以伤死者之心！”素文带泪问道：“母亲说信还未确，这信系何人所寄？怎样不确？”夫人含泪道：“本营守备新选出京，到兵科去别他乡亲，正是那一日文郎引见下来，许多校尉围在午门，候旨处斩，是他亲眼见的；因起身匆卒，不知以后之事。老爷想满朝文武，岂没一个热肠之人？或有解救，也未可知。故此立刻差人至省，去都院衙门打听。省中



还有镇守的太监总兵等官，得信更速；只待差人回来，便知的实了。”素娥哭道：“目今宦寺当权，举朝结舌，谁人再敢批鳞保救？”鸾吹道：“据我看来，还有解救。文兄如此才学，如此性情，如此相貌，断无凶夭之理！三月中这场大病，兀是医好，只怕逢凶化吉，还有生机！”任夫人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想头，朝廷因求直言，而即杀直言之臣，亦无此理！朝廷未必无言，无怒或还可解。”

鸾吹、素娥得此凶信，心如刀割，便不能用饭，哭别了任夫人母女，回到家中商议，俟明早控有确信再处，不可先惊坏了母亲！因吩咐未能，速往县中打听。这一夜，鸾吹、素娥及县里的湘灵小姐，泪若珠流，沾床渍席，直哭到天明。鸾吹等着未能回音，身子便如热石上蚂蚁，在房里不住的打旋。素娥呆在椅上，如死人一般，没些气息。直等到黄昏，未能回禀：“省中差人未回，县里又打发急促，连夜赴省；小的怕小姐心焦，先来禀知，如今就到城门口候信了。”未能竟是一夜不回。鸾吹、素娥哭到半夜，窗上觉着风声，一阵冷气直逼到脸上来，鸾吹一个寒噤，毛发直竖，扯着素娥手臂，大哭道：“不好了，这是二哥魂魄来了！”素娥便也觉得面上及心口俱忽发冷，哭道：“真个来便好，好领着奴同去也！”恰好生素梦中被魔，鸾吹喊醒转来，说是：“梦见白相公湿淋淋地，浑身是血，梦中惊喊，好生害怕！”鸾吹痛哭道：“妹子好苦，二哥想已不在人世矣！”两人真如死了父母一般，搅做一团，哭做一片。直到五更天，精神乏极，渐渐收声。

明日清早，未能回来，说候了一夜没信，仍向县中打听去了。这一日，鸾吹、素娥也不梳头，也不洗面，一切水米总不沾唇；认定素臣已死，这未能之信，反若可有可无的了！到得傍晚，未能飞奔而归道：“小姐好了！文相公没有处斩，发往辽东去了。”鸾吹、素娥忽听此言，如出意外，心中一喜，耳目顿觉明亮，急问真假。未能道：“任老爷亲口告诉，说文相公参着国师继晓、司礼靳直许多款迹，朝廷大怒，要将文相公立时处斩；亏一个七岁的女神童极力保奏，方得免死，安置辽东；是八月十六的事。省里已有抄报，怎么不真？”鸾吹、素娥如在鬼门关上，放将转来，谢天不尽。见未能跑的苦，许赏一两银子。吩咐通知洪儒，说：“昨日大相公来劝慰，也出了好些眼泪，可给他一个喜信。”厨下送晚膳来，大家呷了几口粥汤，倒在床上，如死人一般，沉沉睡去。到半夜醒转，想起素臣只身远窜，举目无亲，野店荒郊，风霜雨雪，一种颠连困苦之状，重复悲伤起来。鸾吹道：“此时还好，再过几日，天气严寒，冷风扑面，坚冰在须，如何当得？”素娥道：“塞外早寒，那比得南中光景？古人云：‘春风不度玉门关，八月霜飞柳遍黄。’大约此时已是寒冷不过了！况且对头利害，主守官员还有许多凌逼，满朝佞幸，何时可望生还，真个与死为邻矣！”两人重复悲啼，哭一回，思量一回，又整整苦了半夜。

次日清晨，县中着人来说：“大小姐病理，要请两位小姐去一会。”鸾吹回说：“连日身子不好，一好就来。”与素娥商议，怕这信传至西庄，苦坏了水夫人，要亲去报知，好曲为宽解。因不贪茶饭，熬些火粥，尚未即食，素娥忽然一个头眩，直倒下去。鸾吹连忙扶住，掐着人中，正在喊叫，恰好县里又差丫鬟晴霞前来问候，入房看见，三脚两步，赶至床前，帮同灌救，救得素娥转来。鸾吹已是四肢如瘫，倒在床上，扶头不起。晴霞私向生素道：“我家大小姐病势忽重，要请二小姐去医

野叟曝言

下字卷之六

治；那知两位小姐也是这样！我伏侍小姐，顷刻难离，不能久待，俟两位小姐身子好些，再来请罢。”说毕，茶也不肯吃，如飞的上轿去了。鸾吹、素娥歇息一会，勉强起来，兀自头重脚轻，不能行走。只得回了庄客，泥神士佛，你我相劝，定了两日，然后坐轿到西庄来。鸾吹、素娥料得水夫人忽闻此信，必有一番痛苦哭泣之事，恐老年人支当不起！到了庄上，且不去，叫丫鬟煎好参汤。素娥又怕田氏动了胎气，另煎一服安胎药。都停当了，然后含着眼泪，走进水夫人房里，行礼已毕，与田氏相叫过，素娥直立近水夫人身边，恐老年人气厥头晕，以便搀扶。鸾吹宛宛转转的说道：“京中传有一信，二哥应诏极言，伤了国师，皇上本欲宽容，因碍国师脸面，将二哥暂时安置辽东，不日仍要召回复用。”水夫人道：“崇正辟邪，本玉佳素志，这是不消说了；但他因靳直擅权，阴蓄异志，常抱忧愤，怎此番独论国师，把这切近之灾，竟不提提？只怕此信还有未确。”

鸾吹见水夫人并不惊惶，毫不愁苦；田氏虽有悉容，亦少哀痛迫切之意。便大着胆实说道：“还闻说二哥劾了国师及司礼许多款迹，皇上大怒，竟要加二哥极刑；亏得一个七岁女神童，在御前极力保救，方得释放安置辽东的。”水夫人道：“这便是了。玉佳之祸，轻则谪戍，重则诛戮；今但安置辽东，深感皇仁解网矣！曾否干连家属？大小姐必知其详。”鸾吹、素娥同声说是：“并未涉及家属。”水夫人因向田氏道：“你夫婿侥幸生全，我与你均无连涉，此天幸也！我不是常和你说来，我之避难，非恐玉佳贾祸，罪及家属；实虑督学下石，辱及妻孥？倘因直谏，触怒朝廷，既戮其身，复连及家属，自当投身有司，或刑或戍，顺受国法，岂敢逃避山泽以幸免乎？今蒙皇上天恩，祖宗福庇，得免西市刑诛，遐荒窜逐，我与你礼当叩谢！”田氏含泪应道：“婆婆所见极是！”叫冰弦拿出红毡，随着水夫人望北拜谢皇恩，又望南拜谢了祖先。然后留鸾吹、素娥坐着吃茶。鸾吹、素娥满眼含着涕泪，满肚怀着怨愤，见水夫人这一番举动，不觉爽然若失。却又念：老年爱子，何以漠然至此？心中又未甚贴然。因问道：“孩儿心有所疑，不敢不直陈于母亲之前：孩儿一得此信，痛不欲生；而母亲处之若素，几于太上忘情！窃以母子天性，恐不宜漠然若此！自必别有权衡，求母亲明训，以开茅塞！”水夫人愀然道：“天下岂有不爱子之母哉？喜怒哀乐四者，情也，而有裁制此情者，是以发皆中节；若徇私情，忘天理，则不中其节矣！玉佳以戇直之性，应极谏之科，自必痛哭流涕。直陈时政；当今宦寺擅权，奸僧煊灶，投鼠忌器，樱龙批鳞，岂有不败之理？然事君有犯无隐，居官急病让夷，若依阿取容，宗社民生，安所仰赖？为父母者，与其有子为奸臣，为佞臣，何如有子为忠臣，为直臣？既欲其忠与直，而又惧其受忠直之祸，天下无此两全之术矣！透辟爽快，一字一金。老身所虑者，玉佳见理未精，临事而眩，因老身之故，以私废公，徇小遗大，不能明目张胆，尽所欲言，上愧祖父之家声，下负螯母之期望耳！若谏而得祸，是意中事也！特以老牛舐犢之私，虑其蹈不测之罪，身撻斧钺，未免有情，能无慨然乎？至谪窜之事，则固月余来所祷祀而求者；岂求而得之，反有可哀乎？昔谢安得淝水捷报，对客夷然，入户不觉屐齿之折；世皆知其矫情，而不知其矫之非。夫以宗社安危，系于一战；战捷而喜，情之正也；矫而不喜，情之贼也！胜不当喜，岂败乃可喜乎？彼不知其当喜而矫为

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不喜；后人亦但责其不能不喜，而不责其不当不喜，此大谬也！老身今日，大小姐视之，似乎当哀，而实并无可哀；又似乎矫为不哀，而实并无所矫。书传所载，王陵、范滂诸母，处仓卒之时，得哀乐之正，皆由理明，是以识定。老身前日原说，此番喜信，即是祸根，大小姐不以为然，反有奢望；故骤得此信，为可哀耳！若意中之事，惟恐失之意外，则更何可哀耶？”

这一席话，说得鸾吹、素娥二人，透骨生凉，满心发亮，觉儿女私情，与圣贤学问，相悬不啻天壤！齐说道：“夏虫不可语冰，不闻正论，虚过一生矣！”水夫人太息道：“玉佳之得罪不足悲，朝廷之颠倒深足虑；开科求言，而即罪言者，是绝言路矣！且满朝臣子，无一敢言，援手者反出自小小女娃，直何谓朝无人矣，奈何！但这个小小女孩，聪慧不足奇；所奇者，能别贤奸，回天怒，全直节之臣，盖圣明之衍，为足敬耳！”素娥道：“圣怒不测之时，而欲以口舌回之，女娃才有识，兼有胆量，真不愧神童之目！”田氏道：“这女娃非为官人游说，实为国家爱惜人才，培植元气；但官人非此女，已受极刑，该请两位姑娘，留心打听着他姓名居址，以图报效。”水夫人道：“这却是要紧的，大小姐可着人至县一问。”鸾吹应诺，叹一口气道：“金羽妹子绝世聪明，有胆有识，今年也是七岁，可怜有才无命；这女娃使得遭时际会，名闻天下，人固有幸有不幸耳！”话未说完，一个丫鬟手里拿着京报，说是未能在县里借来。水夫人叫鸾吹等同看，先看看党、冯二人奏对，水夫人勃然道：“天下怎有这班鬼魅，竟说出这等无父无君的话来？二奸之罪，通于天矣！”及看到素臣所言，欢喜道：“赖有此耳！当此时而不为此言，与禽兽无异！虽不见用，天理幸存，逆竖奸僧之魄褫矣！”及看到谢红豆三对，赞道：“早慧若此，真可爱也！”又看到降的旨意，一条是：

奉圣旨：生员文白，妄行奏对，非毁圣教，侮辱大臣，甚属狂悖！着革去衣顶，安置辽东，该地方官好生收管，不许出境。兵部郎中赵旦，所保非人，着革职。钦此！

水夫人蹙额道：“又累及赵日月得此处分，荐贤为国，天下将视为畏途矣！”一条是：

奉圣旨：楚王见后所进女神童谢红豆，弱龄夙慧，博通经史，文章蔚然，良可嘉叹！着赐国姓，册为县君，留仁寿宫，教公主及诸王郡主，钦此！

水夫人及鸾吹等俱各欢喜道：“原来叫做谢红豆，想是湖广人了？以七岁女娃，而为公主、郡主之师、曹大家、宋若莘姊妹俱在后尘矣！真千秋佳话也！”看到临末一条，却是：

奉圣旨：监生党桐，举人冯时，俱着试御史，上书房行走。钦此！

水夫人浩叹道：“刘蕡下第，此辈登科，能无厚颜！但刑赏倒置若此，如宗社何？杞人之忧，难可解矣！”看毕，又夹有一幅抄禀，是从东厂探出，谢红豆在宫保救素臣的奏对。水夫人赞叹道：“此方不愧女神童，真国家之祥也！”鸾吹等皆啧啧叹美，田氏感激不觉涕零。是夜，鸾吹与素娥私议道：“太姒胎教，孟母三迁，良玉必产于深山，明珠必生于沧海；母亲这一种襟怀，这一番议论，是令人惊叹无极！我等见识，以后也该扩充些；不然，与世上这些俗女人何异！”素娥道：“二娘

娘落落大方，妹子前日在他跟前，便自觉局？不安；古人要遨游天下名山大川，结交当世名公巨卿，以开广志气，就是这个缘故。何况太夫人性情学问，不啻泰山北斗，自顾区区，真若培塿之形，爝火之光矣！”鸾吹道：“万事总由一心，一心可令百体；我因二哥远谪，忧心如结，自闻母亲正论，此时即觉泰然！前日在县里，素文妹子说你面有光彩，我仔细看你，真个较前迥别；后来得了二哥错信，哀伤之后，满面俱是死滞之色；今日来见母亲时，还是晦滞不明；以后又渐渐开朗起来。可见色根于心，有诸内，必形诸外。你与二哥虽有此心，不知母亲之意，心里未免忧疑；后来拜见母亲，当面许下，心便安贴，所以颜色明润，光彩晔然。我因你事既谐，又得待奉母亲，少报二哥之恩，心内欢然；故面上亦有喜色。俗语只道的‘人逢喜事精神爽。’岂不必喜事，凡心有所得，皆见诸色。传云：‘心广体胖，’洵不诬也！”素娥道：“姐姐直属见道之言，妹子细加体察，实是如此；只看姐姐脸上，早晨何等晦滞，晚上何等开明？后当与姐姐互相箴劝，长些学问，才好来依仰泰山北斗。”鸾吹道：“正该如此，见圣贤不能取法，终于愚不肖矣！但旬日不见，鄙吝复生，我与你更当常来瞻仰才好！”两人讲得津津有味，把忧忆素臣之念，竟是搁过一边了。可怜鸾吹、素娥自得意以后，彻夜忧愁，未曾交睫，这一夜讲至三更，不觉安然而睡。正是：

识定自知天地广，心安常觉梦魂闲。

自此以后，虽是挂念素臣，却与从前那一种困苦迫切之状，迥乎不同了！次日起来，叫厨下蒸糕，又备了三席，送进水夫人里边，过重阳佳节。向水夫人等告过失陪之罪，回家作餐。将到城门边，见一队人敲着金锣，直拥出来，几乎把两乘轿子都撞翻了！到得家中，作餐已毕，洪儒别去那边。正要回房，只听得大巷中一片喧嚷，人声嘈杂，脚步急骤，鸾吹、素娥好生疑惑，向穿堂后去。只见未能喘吁吁的直奔进来。正是：

凶星白虎方离户，吉曜青龙乍入门。

无字卷之七

第四十一回 任小姐单填绝命词 水夫人双种连城玉

未能赶进穿堂，迎着鸾吹报道：“小姐恭喜，姑爷中了解元了！”羞得鸾吹满面通红，往后倒缩，朝着屏门站立，不敢则声。素娥笑逐颜开，迎上一步问道：“可是报人在外，果真第一名解元么？”未能道：“小的喜极了，没有转弯，报人还在姑爷家中没来哩。有红贴在此，任老爷差内使鄯升送来的。二小姐请看，怎么不是第



一名解元？”素娥接看大喜，吩咐：“快备酒饭，你就陪着鄢升，劝他一杯，着实致谢任老爷，再赏他四两银子。你们到厨下去料理，还挤在这里则甚！”未能答应而去。这些丫鬟仆妇自往厨下去了。素娥撺掇鸾吹回房，然后万福叫喜。鸾吹兀是害羞，抬头不起。素娥一面吩咐厨下多备酒饭，等待报人；一面进里间去，開箱揭匱，拿取银线绸疋。鸾吹见桌上现放着那红帖儿，便悄悄地揭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戊子科乡试第一名解元东方旭，系丰城县学廩膳生，习《礼记》。

鸾吹心中暗喜。不提防洪儒直跑进房，口里乱嚷：“姐姐，姐夫恭喜！”吓得鸾吹放手不迭，三两步的走入幔中，声也不回，嗽也不敢咳一个儿。洪儒道：“兄弟去道喜了，可有甚说话吩咐？”鸾吹那敢做声，素娥忙出来答应道：“你到厅上去，怕报子就来，打发过了，再去道喜罢。”洪儒道：“二姐姐又来难我了，我那里在行呢！”素娥道：“自有未能料理，花红犒赏我自发出来，你只陪待就是了。”

洪儒欢喜出去。报人已挤满一厅，高高贴起大红全幅红缎报条，写着：贵府贤坦老爷东方旭中式戊子科第一名解元字样。未能听着素娥指示，料理得井井有条。打发报人出去后，即跟着洪儒去道喜，并附信西庄。次日，族亲俱来叫喜，水夫人吩咐古心亦来称贺。阮氏、田氏叫文虚领着冰弦，任夫人又差晴霞，都来道鸾吹之喜。鸾吹竟闭上床前纱窗，整整的睡了一日。冰弦、晴霞只向床边叫喜，不得见面。都是素娥主持，留待酒饭，赏贲物件，作谢过去。次日，备了酒筵，在未公灵前告喜，要鸾吹去一拜。鸾吹不肯出去，想着未公若在，不知如何欢喜？一阵心酸，不觉涕泪交下，竟要哭出声来。素娥着急，再三劝住，自与洪儒去祭告。祭毕，请享祭余，鸾吹抵死不肯起来，素娥只得携了酒菜，上床相劝。鸾吹无奈，揩干了眼泪，勉强吃了两小杯酒，半碗饭。素娥道：“姐姐昨日竟没吃饭，须要多吃一碗。”又苦苦的劝了半碗。生素道：“姑爷中了，小姐心里该喜欢，酒饭要多吃些，怎这样害怕？去年四房大小姐，不是胡姑爷入了学，小姐叫生素去道喜来？大小姐对着生素，嗤嗤的只管笑，嘴都合不拢来。后来到厅上去看报条，还念与二小姐们听，说说笑笑，好不快活哩！”素娥正含着一口饭，几乎直喷出来，笑道：“不许说！快去拿茶来，大小姐吃罢。”

闲话休提。自此忙忙碌碌。过了两日，那知素娥发寒发热，生起病来。县中来请，鸾吹料理医药，未得空闲。等得素娥病好，鸾吹又害劳发，到得十月尽边，才得起床。急急的同着素娥先到西庄，去见水夫人，谢了阮氏、田氏。田氏正在腹中疼痛，恐要分娩，请素娥诊脉。素娥说是转胎，须理一理气，和一和血，便无难产之病。水夫人留住两人，用了四帖药，才放回家。即日进县，任夫人与素文小姐，接至湘灵房中，揭帐看时，两人猛吃一惊，眼中珠泪，不繇不直挂下来。湘灵勉强把身子挪动，向两人流泪道：“二位姐姐，盼得妹子好苦也！”鸾吹、素娥十分难过，把连次患病之事说知。湘灵点点头，叹一口气道：“我们这样好姊妹，便多聚几年也好，天哟，怎教人分手如此之速！”任夫人道：“自那一日错闻凶信，病势陡重，淹缠至今，竟把一身大肉都落完了！”因揭开被来，露出一只枯木般的纤臂道：“两位小姐，你看，瘦得可怜不可怜？”鸾吹、素娥看着，心疼不已。